

文化中国行

R人文观察
申遗成功之后②

千年古梯田，山水赋新韵

——哈尼梯田在保护利用中生机勃发

本报记者 刘阳 杨文明

昆明向东南驱车3小时，可达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跨红河、上哀牢山，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铺陈在眼前。

红河哈尼梯田既是当地百姓的生息耕作之地，也是闻名世界的壮美景观。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今天，在保护与利用并重的科学理念指引下，红河哈尼梯田焕发新的生机，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

传承与自然深度绑定的古老生存智慧

农历八月初，是哈尼族的新米节，家家户户载歌载舞，迎接丰收。张萍早早做好准备，迎接新米节的到来。在元阳县新街镇阿者科村，乡邻们都把张萍叫作“小花”。

傍晚不到6点，小花家就涌进了几十号人，有福建车牌的车辆停在门口。“开的是福建车，回的是元阳人。”小花说，新米节是喜迎丰收的日子，再远的乡亲都赶回来庆贺。餐桌上，哈尼蘸水鸡、哈尼豆豉菜、稻花鱼……乡亲们喝着红米酿的酒，“撮卓比萨”（吉祥如意）、“多萨”（干杯）等美好的祝愿与热情的祝酒词此起彼伏。

1300多年前，哈尼族人迁徙至哀牢山，开垦梯田、种植红米。在红河哈尼梯田，依山分布的森林、村寨、梯田和穿流其间的水系，形成了“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

“哈尼族认为森林养水、水养田、田养稻、稻米养人，形成完整的生态关联链条，他们主动保护、利用并培育森林。”元阳县文联主席李学东说。

水系自森林缓缓流出，穿过村庄，逐级灌溉梯田，待汇入哀牢山下的红河谷，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又源源不断地把水汽提升到哀牢山上，随着降雨再次滋养森林、村落、梯田。千万块小梯田叠加在山坡上，相当于无数个小型人工水库，和山顶的森林共同构成区域的蓄水保障体系。



③

脚踩雨靴、手持镰刀，太阳刚刚跃出梯田，67岁的卢志祥就开始了一天的奔波。他是元阳县新街镇全福庄村村民公选出来的“赶沟人”。

“赶沟人”是红河哈尼梯田上的“公仆”，德高望重。村里每户会凑出部分稻米作为“赶沟人”的酬劳。卢志祥说，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巡视各家的水渠并排除堵塞。他负责的最长的一段水渠长2.5公里，最短的也有七八百米，让他每天从日出忙到日落。

卢志祥最为重要的工作是通过传统“木刻分水”制度均匀分配全村各家各户梯田用水。“木刻分水”制度是哈尼梯田传承千百年的科学水量分配机制，以一段横木调节水渠的水量，按照各家各户的梯田面积，公平、公正地将有限的山泉水分配到每一块田块中。这套制度下，当地实现了水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良性利用。

以“木刻分水”为代表，哈尼族所有精神与物质需求都和自然深度绑定，形成与自然互动的生存智慧。他们将水视作生命的灵魂，每年“六月年”会开展“背新水”活动，从村寨的井中背回新水，后续几天制作每一道菜时都会加入少量新水，承接自然赐予的福祉。

近年来，当地政府在哈尼梯田推广“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使单一的水稻收益转变为稻、鱼、鸭及鸭蛋的综合收益。

依托于这样的生态系统和农耕智慧，红河哈尼梯田还先后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集“三遗产”于一身的典范。

守护传承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

午后，25岁的哈尼族姑娘高花正在教阿者科村的孩子们跳“乐作舞”。

古老的哈尼族村寨，承载着传承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但这里也曾一度面临人口大量外出务工、村落空心化的威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传统文化习俗和技艺濒临消失，传统民居“蘑菇房”陷入“拆旧建新”的状况。

2018年1月，元阳县委、县政府邀请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团队专门为阿者科村编制旅游主导的发展规划——“阿者科计划”，“让懂梯田的人管梯田”，引导村民成立村集体公司，发展乡村旅游，经营收入归全村所有。

村民要想参与分红，得严守四条底线——不租不售不破坏、不引进社会资本、不得无序经营、不破坏传统，违者扣罚相应分红，力保村落原真性。“阿者科计划”推进，原来被改建的“蘑菇房”逐渐恢复了原貌，成为更受游客青睐的景观和民宿。计划实施至今，累计分红456.06万元，户均分红超过7万元，还为全村创造48个就业岗位。

高花是一名返乡大学生。前些年，她从云南红河职业技术学院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毕业，曾经在昆明的一家幼儿园担任教师。“阿者科计划”实施后，高花回到村里，逐渐成长为阿者科村所在的爱春村委会委员、阿者科村集体旅游公司负责人。



②

“阿者科计划”正在改变这个哈尼古村落。高花说：“过去多数村民只会讲哈尼语，见到游客不敢主动交流，现在村民们变得十分自信热情，会主动邀请游客到家中吃饭。”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返乡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外出务工的人口数量。”阿者科村党支部书记马有德也是名返乡青年，“返乡年轻人普遍对家乡有强烈认同感，希望向外讲好阿者科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哈尼梯田与哈尼族的民族特色。”

在阿者科村，71岁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建昌是全村的“宝贝”。马建昌的绝活是传唱哈尼古歌、哈尼四季生产调等民族传统歌谣。16岁开始学习，马建昌已经是传承这些民族歌谣的第三十一代传人。如今，他又把自己这些本领教给了两个儿子。用于农事劳作的哈尼四季生产调，马建昌至今仍在自家耕作时带着家人们一起吟唱。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分水，全在歌里。

“文化传承的核心是建立文化自信，一方面要让游客喜爱相关文化内容，另一方面要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相应补助，并针对不同年龄层游客的喜好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创新。”新街镇党委书记魏义文说。

近年来，当地宣传、文旅部门持续开展传承哈尼古歌、哈尼四季生产调的乡土文化能人等基层文化人才培养工作，收集整编朗朗上口的哈尼童谣。“年长一些的游客对哈尼古歌更感兴趣，年轻一些的则对哈尼童谣兴致更浓。”魏义文介绍，“乐作舞”的推广也进一步覆盖校园与网络平台，会唱会跳传统歌舞的村民明显增多。

以阿者科村为样本，元阳县科学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风貌和习俗，目前全县遗产区共有非遗传承人261人，非遗传承项目98项，比申遗前分别增加137人、22项。组建文化传承文艺队，常态化开展哈尼古歌展演，组织“开秧门”实景农耕文化节等活动，有效引导群众守护好、传承好哈尼梯田文化。

丰富文旅业态带动乡村振兴

在新街镇黄草岭村，人称“小马哥”的年轻人马春生是网红达人。2008年，马春生开始经营民宿，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介绍家乡梯田的壮美，生意蒸蒸日上。

魏义文找到他，希望他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民宿的客人，来看的是梯田；村民不赚钱，谁愿种梯田？你带领群众种好梯田，大伙才能共同致富。”

2022年，马春生成立了“小马哥乡村旅游农民合作社”，当年65户入社，2026年已经增长至80户。村里还有46户通过经营民宿、开设饭馆吃上“旅游饭”。

元阳县委、县政府为鼓励村民种植红米、保护梯田，每年向种植户发放每亩200元的梯田保护补贴。“小马哥乡村旅游农民合作社”帮助村民将手中的农产品变现。合作社按照市场行情收购红米，卖出后向村民按斤返利，去年两次分红，“分红+销售”20多万元，老百姓种田的意愿更高了。

魏义文还劝马春生多走出去。“我很早就辍学了，书记劝我‘错过了读万卷书，别再错过行万里路’，叫我多出去看看。”马春生说，看得多了，心思也更活了，“下一步，我计划带领村民深度挖掘本村特色，讲好农耕文化、哈尼古歌、火塘夜话等本土故事，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体验项目。”

近些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和返乡青年的带动下，哈尼梯田文旅业态开始丰富起来，有了更多新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看到“阿者科计划”给家乡带来的巨变，24岁的高伟决定返乡创业。他把哈尼族民居传统的火塘和现代咖啡馆结合在一起，在阿者科村开设“火塘咖啡”，“让游客走累了还可以有地方歇歇脚，体验下我们的火塘文化。”高伟说。

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哈尼梯田处于灌水期，梯田如镜面，景色绝美，是当地旅游旺季，“火塘咖啡”营收不错。旅游淡季的时候，不少村民外出务工，高伟也没闲着，“到外面学习咖啡制作的技能，把好的咖啡豆引进来，用火塘炒，希望给游客提供更加独特的体验。”

从元阳县梯田面积最大的坝达梯田远眺，山的对面有一只大地睁开的“眼睛”——那是先锋书店哈尼梯田店。今年8月，在政府招商引资和书店自主选址的双向奔赴下，哈尼梯田先锋书店开始营业。

“哈尼梯田世界闻名，我们希望在大家看风景的同时，也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新型消费空间，丰富当地文旅消费业态。”先锋书店云南区域管理中心经理翁欣介绍，还没到旅游旺季，书店的人流量就维持在每天四五百人，书店开发的哈尼族和梯田元素的文创产品很受欢迎，不少当地的孃孃会穿着民族服饰来拍照。面对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翁欣信心满满：“书店对面新开了家摄影店，附近餐馆客流都多了起来，多元业态相互拉动，美景与书香一定会互相成就，未来一定更加美好。”

图①：航拍阿者科村“云上梯田”。
图②：孩子们跳“乐作舞”。
图③：“赶沟人”卢志祥。
图④：插秧比赛。
以上图片均为**元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④

R人文茶座

直面AI，真诚创作永不过时

何思琦

当AI（人工智能）会创作了，搞创作的人会被取代吗？

看似简单的发问，却足够引人深思。笔者年初在浙江金华横店调研微短剧时，曾有常驻片场的群众演员发问，AI会彻底替代真人拍摄吗？当技术浪潮奔涌而至，这样的疑问，萦绕在内容从业者的心头。

以微短剧为例，看一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AI剧占比超九成。但是，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拓展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沉淀了大量的AI垃圾。粗制滥造、套路复制甚至洗稿抄袭的现象屡见不鲜。

微短剧面临的问题，也反映了整个内容创作行业在算法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当AI流水线式的量产内容充斥市场，饱含生命体验与创作初心的真诚作品，又该如何突围、生长？

AI能“生成”内容，却无法“经历”人生。以写作为例，宁夏西吉05后女孩刘毅雪，从小确诊脑瘫，但她用文字记录父母的爱，记录自己一点点长大的日子，她说：“我想要写作，也需要写作，我要把西海固的风、成长的痛与心底的光，一点点糅进创作里，写进生命里。”创作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技巧的娴熟，而源于创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或许AI可以学习若干种笔法来描写人间的悲欢离合，但像刘毅雪这般，用尽力气直面命运，从生命深处长出来的表达，是人工智能无法共情、更无法靠几句提示词就能简单复刻的。

诚然，AI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极致的生产效率。然而，坚守初心的文艺创作，恰恰贵在那一份“慢”、那一点“笨拙”上。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柳青深入农民生活蹲点14年，让《创业史》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长期在窑洞闭门创作，一写就是6年……创作本就是向下扎根的过程，离不开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坚守。正如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张二棍所言，“用一种接近匍匐的方式，靠近着理想中的写作”。这份沉下心深耕的定力，更是算法生成不了的独属于人的品质。

技术越是向前，真挚的情感就愈发珍贵，所谓“手搓”的价值也愈发凸显。一部好的作品，本质上是实现人与人情感的沟通，终要落脚于鲜活的人、真实的命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一句“好好吃饭”承载了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珍视、对家国故土的眷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诉说人间守望相助的温情，打动的不只是潮汕的观众，更触动了无数国人内心共通的情感。两部作品叙事题材各不相同，却都把普通人的命运作为叙事重心，让艺术表达与大众内心同频共振。也正因如此，《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在观看《欢迎来龙餐馆》时潸然泪下，表示自己“感受到遥远的呼应”。

叙事越贴近现实、关照个体，作品才能越直抵人心、久久流传。在这个“快”的时代，花时间去做一些“慢”的事，恰恰是真诚创作的应有之义。当AI让内容生产变得容易，那些愿意下笨功夫、讲真心话、拍真感情的创作者，反而会成为这个行业的“压舱石”。换个角度看，技术不会消灭创作，它淘汰的，从来只是缺少内核、不够真诚的作品和人。

AI改变不了创作的本质，只要还有人愿意真诚地讲故事，创作就不会过时，创作者也拥有着不可被替代的价值。

R乡见

红军小道 深情回响

本报记者 杨颜菲

秋山叠翠，林海幽深。“早就听说这里有一条原生态的红军小道，今天特意带着孩子来走一走。”来自江西吉安的游客刘女士，牵着孩子的手，站在江西赣州于都县祁禄山镇金沙村红军长征小道的入口处，目光望向密林深处。

金沙村深藏于赣南群山之间，一条全长19.34公里的山间古道穿行在林海之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多支部队从此秘密向西行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小道沿途分布着思源井、红五军团总军医处旧址、阻击战场遗址等，留存着烽火岁月的印记。

“大家脚下踩的石板，是当年红军夜行军走过的路。”古道入口处，讲解员胡石招抬手示意队伍放缓脚步，声音清亮沉稳，一场沉浸式红色研学就此开启。

山道崎岖，部分路段仅容一人侧身通行。伴着林间清风，胡石招把烽火岁月的细节娓娓道来：“当年大军夜行深山，没有灯火、粮草紧缺，靠着山里野菜山泉充饥，趁着夜色突围。村民们自发让路、悄悄送粮、掩护战士，默默守护过境红军。”

“以前只在书本上学过长征，今天亲身走一走、听一听，才真正体会到红军行军有多难，村民们对红军的感情有多深。”一名学生感慨道。

胡石招是土生土长的金沙村人，5年多来，她扎根深山古道，坚持讲解。她在崎岖山道往返500余次，把藏在深山无人知的长征故事挖掘出来，讲遍四方。

为了让红色故事贴近年轻人，胡石招把客家山歌融入情景讲解，让山林讲解更有乡土韵味；闲暇之余拍摄短视频，记录古道风貌、行军故事，在网络平台传播红色文化。线上引流、线下体验，原本沉寂深山的原生态古道，渐渐收获人气。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条古道只是村民砍柴通行的山间小路。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祁禄山镇坚持保护优先、最小干预，仅修整破损路面、增设标识设施、完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保留古道原始肌理和岁月风貌。

红色热度，带动乡村发展。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红色旅游饭”。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家小院开办农家乐，高山蜂蜜、笋干、灵芝、山茶油等山林特产销路畅通。

“现在古道火了，游客多了，自家房子改造成民宿，收入稳定多了。”村民张友根笑着说。金沙村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整合红色研学、生态农业、客家风情资源，带动50多户农户就近就业，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

如今的金沙村，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红色文旅业态愈发丰富。这条深山古道年均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成为思政研学的重要实景课堂。

夕阳穿林，光影斑驳。又一支研学队伍踏阶前行，胡石招边走边讲，山歌旋律在山谷间轻轻回荡。

本版责编：李卓尔 版式设计：张丹峰